不要怕罵

李若梅

甲流襲港，第一波抗疫初戰告捷，港人額手稱慶，證明政府的決策和措施正確。然而我們在抗疫七天戰期間和之後，還是聽到了不少罵政府的聲音。確診病例得以入境，他們罵機場把關太鬆懈了；病者所住酒店的住客和員工要隔離，他們又罵太緊張了。

其實，香港政府一直事無大小都被罵，不是被這群人罵，就是被那群人罵，可是這些開罵的人通常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從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出發。

現在第一波疫情安然度過，並無出現第二宗確診病例，於是一些事後孔明便指責灣仔維景酒店住客和員工要隔離七天的措施，未免顯得大驚小怪。可是，如果政府不這樣做而又真導致社區爆發的話，被罵的還是政府。

故此，做領導人必須不怕罵，因爲反正怎樣都會被罵，那只要認爲所作的決定是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便去做就是了。

這並不等於不接受批評，不接納不同的意見，但得衡量過所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是否更好和符合更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是答案是否定的話，那就可以不理，堅持做該做的事。

世事無法十全十美，任何決策也總會侵犯某些人的利益，引起某些人的不滿，更遑論政治圈本來就存在「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定律。

呼之欲出

海員和過客

葉輝

魚在藻

舒巷城在《對象》這個短篇說，海員「上岸」，找對象難，找房子更難，他遇到一個「合眼緣」的女子，談了一陣子戀愛，女子的母親也對他有好感，卻開出這樣的條件：買一層「樓」給她的女兒「揸手」，「……有個親戚打算短期內到外國去，託她把屋子轉讓給熟人。價錢才便宜呢，七百多呎，十四萬——現款。照目前市價，沒有十八九萬也不要摸它一下！」

他是個有「樓」的「不幸者」，因爲他那層「樓」太小，不夠「揸手」。他有「樓」，雖然上了岸，依然無「家」，是精神上的海員。

這個海員的角色跟「住屋」主題構成了小說的張力。劉以鬯的《酒徒》有一個不曾出場的海員，把妻子（嗜酒的寂寞包租婆）和房子留在岸上。在早年的香港小說裡，住屋問題往往是與海員和過客相關的。那些過客其實也像海員那樣「無根」，大多在南洋與香港之間來來去去，也有些文化人以爲在香港「客居」，卻「居」了整整下半生，甘心或不甘心，還是終老於此。

劉以鬯、黃思騁都去過南洋謀生，當然寫過這樣的南洋歸客，舒巷城也寫過：「那一年初秋，從南洋回到香港來，在旅館住下來第二天，我去拜訪一個住在跑馬地的朋友……」這個短篇叫《淚》，寫於一九六零年，這個城市傳奇是從找房子說起的。

墨西哥廣場文化

雲家洛

笑語風雲

覓地旅遊，一向不喜歡大城市，但墨西哥城竟然是例外，這個近二千萬人口的首都，位處盆地，空氣污染，人多車亂，卻單是一個廣場，已叫人無限驚喜。

墨西哥城市中心廣場旁，有原住民阿茲特克人的神廟遺跡，遺址旁，則是歷經五個世紀風霜的西班牙人神廟，這天主教堂前的大廣場，馬雅遺民擺攤子，爲你驅邪，民族服鑲着鸚鵡的頭、穿插斑斕的羽毛，他們手持煙壺，口中唸唸有詞，爲你煙薰解困，洗淨心靈；廣場內亦有類似「打小人」服務，有巫婆以針扎布公仔下咒，助你對付死敵；廣場中心，豎着一個三層樓高的吹氣娃娃，細看原來是墨西哥版的聖母瑪利亞，皮膚黝黑的瓜達魯佩，化身爲卡通人物，矗立廣場內，悲憫衆生。

這是一個眞正的人民廣場，手風琴賣藝人、噴漆畫家、火之舞者、棋局騙徒、抗議被收地的原住民，大家各佔一隅，各自精采。廣場內滿布小食攤子，數十人興高采烈圍着棉花糖小攤在幹什麼？原來大風捲起了絲絲「棉花」，小孩成人不住跳躍，追逐那一口仿如無物的「棉花」，人人開懷大笑。我們每天的節目，就是穿梭廣場，看人、看戲，看墨西哥人無憂無慮的生活。願疫情快過，墨西哥人可以除下口罩，回到廣場，再次擁抱他們酷愛的自由氣息。

像這樣的電影

黃子程

傳媒按摩

沒有必要事事將之推到一個極限：說壞，什麼都壞，說好，什麼都好，這樣做要取信於人，有識者不會接受。看了一部叫「禮儀師之奏鳴曲」有關殮葬的日本電影，一下子就聽得人人大讚，都說日本人對死人的高度尊敬，似乎中國的入殮，就從未嚴肅過，對逝去的人都是非常不敬，於是掌摑中國人，掌摑中國文化，罵得叫人心寒。

平心細看該電影，你就看見其中有一場，年輕殮葬師看見別人將自己死去的父親入殮，做得馬虎草率，於是大發雷霆，且立刻把工作搶過來做，可見對死的肅穆與尊重，不過是因人而異。電影要說的是：殮葬工作是一門學問，不應對殮葬工作者鄙視和厭惡，反之，一絲不苟的殮葬儀式，其實體現了對生命的珍惜及對死者的敬愛和尊重。電影的觀點是叫人對殮葬禮儀的尊重。

爲什麼這麼多人拿這電影來大發議論，把日本推到一個文化的高地，而中國人就是這麼窩囊？太叫人反感了吧？其實我們香港的女作家西西就寫過一個關於女殮葬化妝師的愛情故事：《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在小說中，西西這樣寫：「只要命運的手把他們帶領到我們這裡來，我們就是他們最終的安慰，我們會使他們的容額顯得心平氣和，使他們顯得無比地溫柔……」

朋友反目

葉特生

生命特寫

好朋友間忽然關係破裂，不外名利二字。兩人合夥開店，講好你出錢我出力，如果虧蝕，你會抱怨我能力不足，搞掉了老本；我也抱怨有勞無功，連薪水都拿不到，白做！即使店子賺錢，你會拒絕加薪，認爲大家都是股東，應目光放遠些，省點錢以備更大發展開分店。而我則眼紅你這大股東分紅分到笑，全靠着我內外流汗打點，要多加點薪都那麼難，不當我是得力助手，也應當我是好朋友吧！有利益分配，就必有是否公平的問題。從外在利益牽動到內在心態：「還當不當我是朋友？」於是朋友反目，少了個好友，多了個敵人。

如果珍惜朋友，千萬不要投資合夥，人心隔肚皮，不要以爲大家平日凡事不計較，一盅兩件時，吃蝦餃或者燒賣可以不計較，關乎名利之事就寸土必爭，這叫小事糊塗，大事精明。

朋友合作比普通勞資關係複雜得多，即使簽好合約文件也管不住，何況以爲「牙齒當金使」，閒話一句就彼此信任，結果雙方都痛苦不堪。朋友合作可以，但只限勞資關係，你有才，幫我打工，我出高薪以謝，大家都滿意。千萬不要合夥做生意，還來個以工代股，你出力，我出錢，都是股東，年尾分紅，這條數難計。加上忽然經濟不景，出力和出錢的都各自盤算，更難計。身邊好些同學朋友的合夥者在金融風暴中反目，之前你好我好老友得不得了，令人慨嘆。最近政府發表一些金融風暴中的損失數字，沒有人留意到人際間破裂這一筆。

真相難堪

陶然

文人送書，本是尊重對方，以及禮貌；或者應該說是自我介紹，所謂秀才人情一本書是也。但現在出書已不是那麼隆重的一件事情，商業社會，一切以錢爲先，你只要有錢，別說是書了，其他東西，也還不手到擒來？

如今，出書一點也不「巴閉」了，大概只是寫作人的一種自我肯定或者是自我安慰而已。以前見有人拿得出自己的書送人，就覺得肅然起敬，但現在不同了，書也要看是什麼書，能不能叫你發達包你賺錢是首要的，其他可以不論。所以當我親眼看到一些送給名作家的簽名本，一大堆給丟在酒店外的走廊時，都不要說不深受刺激，告戒自己不要隨便送書，即使一定要送，也不一定簽名。不簽名，就可以避免書給人丟到走廊的尷尬，就可以心安理得。

其實書給丟到外面去，當然不好；但有時也不能怪人家，你想想，人家出來一趟，要帶給姨媽姑姐的東西必然不少，既然行李不少，哪有餘力再帶其他？飛機的托運費可不是便宜的！何況你也跟人家沒什麼交情，萍水相逢，別說一見如故了，人家有什麼理由千山萬水替你揹回去？

所以，書不能不送，但要看交情。交情好的，你送他無妨，權當友誼的象徵，交情一般的，不送也罷。至於簽不簽名，這涉及許多問題，不說也罷。但千萬不要異想天開，以爲對方會如獲至寶，免得一旦獲悉眞相，心裡不平衡。

在水一方

使人「醒」的詩

阿濃

南墻集

翻看舊雜誌《觀察》，正是中國天翻地覆的年代，雜誌內容以政治爲主，但也間有文學性文章，其中使我觸目的有朱自清的《論朗誦詩》、《論雅俗共賞》，我都曾在朱先生的集子裡看過，原來最初發表於此。

在《論朗誦詩》中他舉了兩首「一個同學」的作品，一首是《我們開會》，另一首是《不怕死——怕討論》，他沒有寫出作者的名字，但指出了這種詩的特色，並肯定了它的作用。隔了六期之後，刊登了何達的《令人醉的詩》。何達承認朱自清所舉兩例都是他的作品。他說一種詩使人「醉」，要的是「夠味兒」；另一種詩使人「醒」，要的是「夠勁兒」。而朗誦詩便屬後者。

何達說：「這些詩，看起來往往沒有所謂『技巧』，卻行行是血肉，字字是眞實，在千萬人的耳裡共鳴，在千萬人的心上開花，在千萬人的骨髓裡塡滿生命的炸藥。」自何達去後，我不見香港有人寫朗誦詩。

或許這不是聽朗誦詩的時代，這裡也沒有聽朗誦詩的群衆，在這個以寫「朗誦詩」成名的詩人長期居留的城市，朗誦詩已成爲絕響。更使人失望的是「夠味兒」使人「醉」的詩同樣稀少。

澳門葡人

關平

東風西風

澳門開埠之後，因爲長時間的葡萄牙人統治，所以能夠清楚維持一個比較明顯保留葡萄牙人血統，使用葡語的族裔。澳門華人正式稱他們作土生葡人，私下叫他們做「鹹蝦燦」，以便與來自葡萄牙「祖家」的「牛叔」有別。他們則自稱「澳門土生」（Macaense），意即「澳門人」，也自覺與葡萄牙人不同。他們在家中說的，是充斥大量馬來、印度和中文辭彙，連文法也加以簡化的葡萄牙語。回歸前，這個族群一直是澳門政府低下層，如警察、消防、海關、文員等職位的人力來源，因回歸需懂書寫中文，才逐漸被取代。他們之中不少人改行開食肆，專營一般華人叫的「葡國菜」，其實是澳門土生葡人菜。

讀澳門文化司署出版：《颱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一書，才了解原來「土生葡人」中，華裔血統不強，部分原因如香港，殖民地政府歧視當地華人，禁止葡華通婚，華人正當人家也看不起嫁給葡人的婦女，故葡人的婚姻對象，主要集中他們在莫三比克、印度果亞、馬來亞、印尼帝汶，以及日本長岐等地通婚生育的下一代，自成系統。澳洲學者岡因（G.C. Gunn）最近寫了一本《澳門史》（Encountering Macau），比較仔細地敘述影響澳門歷史的重要事項，其中有章節談及早期澳門土生的公民社會崛起，爭取成立城邦政府與葡萄牙本土抗衡，這段歷史不見其他著作提及。

「城大電視」由學生主導 高清製作展現專業能力

▲嘉賓參觀媒體與傳播系的設施和實驗室

◀校長郭位教授（中）與嘉賓主持城大電視的啓播儀式

1983 特稿

香港城市大學推出香港首個由學生主導的高清數碼電視台「城大電視」，培育學生多媒體傳訊時代的專業能力。

城大電視由媒體與傳播系創設，以培訓學生成爲專業傳訊人才，確保他們既具有傳統大衆傳媒行業的工作能力，亦可適應新的綜合媒體工作環境。在啓播儀式上，城大校長郭位教授讚揚該系師生共同努力，令城大電視的節目製作更爲專業。

媒體與傳播系副系主任何舟博士表示，學系的課程結合最新科技，學生可透過城大電視的實務訓練，得到各種電子傳媒工作的寶貴經驗，掌握數碼電視攝製剪接以及主持新聞報道的綜合技能。何博士說：「學生須獨立解決問題，以加強掌握傳播行業的專業知識，將有助他們學習適應商業運作。」

城大電視將製作多類型的時事資訊節目，包括本地與國際新聞、體育運動、天氣預報、科學專題及城市生活等。何博士表示，城大電視可推動學生討論熱門話題，而製作的節目將以英語、普通話和粵語三種語言上載至互聯網和YouTube。

媒體與傳播領域是城大策略發展的重點，因此該系已購置逾千萬元的最新型器材，加強科技設施，當中包括電視節目錄影室、播放室、眼球追蹤實驗室以及數據挖掘實驗室。

媒體與傳播系系主任李金銓教授表示：「我們致力提供最優秀的教學研究，計劃邀請業界的資深專家爲學系擔任顧問及講課。」

城大建立僱主聯繫網 助畢業生提升競爭力

城市大學學生就業及實習策劃處於日前舉行酒會，邀請了三十多家公司及機構的管理層及人事部代表出席，讓僱主認識城大教職員和學生，了解城大培養人才的方針，也讓大學各部門和僱主建立關係，了解僱主對大學畢業生的期望。

了解僱主的期望

副校長（學生事務）林群聲教授在活動中向來賓介紹城大的優秀領域和未來發展，並希望僱主多多給予城大畢業生學習、成長和邁向成功的機會。

學生就業及實習策劃處處長郭秀芳表示：「城大和各行各業的僱主一向都保持良好的關係，我希望透過這次酒會讓校方和僱主加深了解，發展更多合作機會。我們也希望更清楚了解僱主對大學畢業生的期望，這對我們在提供就業培訓和輔導時有極大幫助。」

這次活動由香港華都獅子會贊助，參加的僱主來自公營機構、金融、電訊、零售、資訊科技及工程等行業。安樂工程集團人力資源部代表在活動上說：「城大在衆多院校中，比較積極和僱主聯絡，我們也希望能夠和城大加強聯繫，了解城大培養的專才。」提到畢業生的質素，他們希望畢業生有穩固的專業知識之外，也擁有良好的語文能力及溝通技巧。

提供實習前培訓

學生就業及實習策劃處安排了約六十名學生參加活動，讓他們主動接觸僱主。會計學系三年級生陳藹玲希望在活動中了解僱主對畢業生的要求。另外，數學系的研究生徐晨和本科生李舒雖然在未來一年的計劃是升學，但爲了未雨綢繆也參加了活動，她們表示希望知道如何提高自己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

面對競爭激烈的求職市場，學生就業及實習策劃處爲學生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援。爲了讓學生在面試時突出自己的表現和實力，該處透過工作坊、講座及個人輔導等，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價值及長處，提高書寫個人簡歷、自我介紹信及面試的技巧，並介紹各種熱門工作的入門要求。

郭秀芳認爲，讓學生融入職場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參與實習工作。她說：「我們爲學生提供一些實習前的培訓，例如工作態度、團體合作及了解僱主要求等，幫助他們盡快適應，在職場發揮實力。」對於有意繼續學業的學生，學校的學生就業及實習策劃處將幫助他們了解本地或海外大學的持續進修機會。

▲城大學生就業及實習策劃處處長郭秀芳（左四）與參加活動的僱主和學生合照

港澳中學生飲管比賽 發射台設計各展創意

逾二百隊來自百多所本港及澳門學校的中學生，月前參加在城市大學舉行的第十二屆港澳中學生飲管比賽。比賽由城大學生會物理及材料科學學科聯會主辦，旨在啓發中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物理知識，透過有趣的實驗培養對科學的興趣。

每年的比賽都設有不同主題，本年度主題爲「全城投入」。參賽學生利用飲管製作飛機展示他們豐富的物理理論應用及無窮的想像力創意，以一百五十支飲管設計出形形色色的發射台，把皮球射越目標，射程最遠者得勝。

經過一輪緊張比賽，最後由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及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分別奪得高級組及初級組冠軍。

▲參賽隊伍在以塑料飲管搭建的發射台上射出皮球

可憐的祖母

綽 綽（寄自美國巴爾的摩）

親子園

「祖母的時限差不多到了。她最近很少說話，不吃飯也不覺得餓；人也沒精神了。」父親在電話中淡淡道來，身在遠方的我只能用心靈的眼睛去尋找父親所描述的祖母。

記得兩年前回鄉省親時，看到祖母的身高因爲駝背而矮了一半。一身孤高的她，走起路來仍是衝勁十足，只是可憐的她「衝」得很是狼狽。

祖母一生節儉，多年來都拒絕父親爲她賀壽的提議，但是上個月，卻因幾位村婦的激將而一改初衷。人家說：「你不請這一餐，你和外家又甚少來往，你死了，他們不派人來殮屍，你就不能下葬，那如何是好？」於是，祖母便同意要做壽請客。唉，一向獨來獨往，不理人言的她，竟爲了身後的軀殼而屈就他人。

聽說沒有一個人喜歡祖母，說她麻煩、霸道、潑辣尖刻、無理取鬧。但在我的記憶之中，只有祖母曾經因爲我的某些行爲而發笑的樣子——灑脫、自在、開朗、自得其樂。

如果祖父沒有在娶了她之後便四處行商，後來更一去不回；如果祖母沒有因爲生活困苦令三個兒子因病乏醫而夭折；如果娘家多疼她一些、婆家多珍惜她一些……她可能就是一個愛玩愛鬧、充滿活力的趣怪祖母呢！

祖母的一生充滿苦楚，衷心祈望她得蒙上帝恩寵，做祂天家的小公主。

通識教師的「潛技能」(一)

黃家樑

通悟識

近年，有關通識科的師訓課程或研討會如雨後春筍，希望能協助老師準備新高中通識科課程的來臨。這些課程大多集中於知識增益、課堂設計、考試核估等方面，當然對老師有極大的助益。然而，就筆者觀察所知，除了這些「硬」性和「顯」性的知識外，一位通識老師還須具備「軟」實力，這些都是一些「內隱」的「知識」，我在這裡姑且概括爲「潛技能」。

衆所同知，通識科經常會在時事議題中摘取與課程有關的新聞，作爲學生討論和分析的素材。舉例而言，國家最近計劃將上海發展爲國際金融中心，不少港人擔心香港的經濟前景受影響，進而反思本港的經濟支柱金融業是否可以維持。通識老師若留意到這則新聞，當可立即聯想到香港經濟發展的問題，進而抓住「香港的產業是否過分集中」、「政府應否介入推動產業多元化」等議題。很明顯，傳統教師可以「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不一定要留心和了解時事發展和社會脈搏，但是通識科老師就要以「關心社會」作爲生活「習慣」。

大家可能會說，關心時事也是對一般老師的要求，並不是通識科老師獨有。其實，在留心新聞時事以外，老師還要熟讀課程綱要，對教學範圍瞭如指掌，一看到不同的新聞，就可以聯繫到教學的課題上，做到「觸類旁通」和「舉一反三」，並立即將有關的材料收入個人教學的「資料庫」，以備日後運用。再舉一例說明，早前有未成年的未婚媽媽在網上公開自己的懷孕照片，引起社會關注。通識科老師固然要「留心」和「珍藏」這些資料，更會從多角度分析它跟課程的連繫，找出青少年性觀念、網絡文化、性教育、道德觀演變等教學議題。

要言之，由於通識科的教學着重「時事議題」，所以老師的「潛技能」之一就是關心時事，並從中發掘議題。